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吕运斌 / 著

# 无名的丰碑

作家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吕运斌 / 著

# 无名的丰碑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名的丰碑 / 吕运斌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8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063-7890-1

I. ①无…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6345 号

## 无名的丰碑

---

作 者: 吕运斌

责任编辑: 懿 翎 徐 乐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55 千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90-1

定 价: 37.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 言

这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写的一部作品。

画下最后的句点，吕运斌点了一下鼠标，十个月的心血结晶便打发走了。他站在窗前，遥想西南，遥想不曾走过的茶马古道，不曾看过的七彩云南，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崇敬和震撼——那无可匹敌的岁月。

跨向边境之南，七彩云南鸟语花香，游人如织。

金佛寺，吊脚楼，鸽血红，翡翠石，普洱茶，美丽的凤尾竹迎风舒展。四季如春的疆野有如天堂，人们安居乐业中多了几分珠光宝气的诱惑，不由得使远方的人向往起一趟拔脚就走的美妙旅程。

在青黛色的群山之间，仍然随处可见昔日的战场，山头，堡垒，坑道。不少人专程而来，他们在细雨中结伴漫步，沿着脚下坚硬弯曲的滇缅公路，试图寻找心灵的方向。

此时，冬日的暖阳照亮整个院子，照亮北方大地。天空中绽放出一种灰蓝的光彩，虽然不够炫目不够辽阔，不及 APEC 蓝神奇斑斓，但毕竟是见惯雾霾中的一抹亮丽，抚慰了人心，还生出希望。

当然，吕运斌肯定不在乎空中的阳光，他在平复心情，因为他的眼中已经饱含着泪水，那些属于战争记忆的泪水，那些不属于个人的记忆，那些民族的记忆。他似乎总是没事找事，总在寻找出生之前的二战记忆，总在诉说民族艰难，总在追寻国家脚印。好在八年抗战，八年磨难，八年耻辱，八年摧残之后，我们的民族更坚强了，更成熟了，更壮大了，更内敛大气了。

我知道，年龄会使人变得脆弱，激情也能使人变得脆弱。

我和他一起慢慢变老。事实上，他过了花甲之年，头发不少，些许的白，身体不错，状态不错，也就从未意识到即将老矣。他心中有太多的记忆和太多的构想，这些东西像翅膀一样不停地扑腾。他只是一个书生，百

无一用的书生，他还将继续埋头疾书。

也罢，不为使命，就为痛快，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境界。

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无名的名山》和这部《无名的丰碑》正是穿越生命历程中的使命和痛快，还有理想和境界。

主人公少哉贯穿两部作品，从一个纯真的学子变成了铁血战士。

在《无名的名山》中，少哉与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为伍，面对强敌，不甘屈辱，最后用生命捍卫了一个民族的尊严。而在本书中，少哉受到蓝姆伽营地艰苦的训练，茁壮成长，领导着独立营参加中、印、缅反击战，一路打回国内，最终赶走侵略日军。这一次，少哉的身边有来自西南联大的青年才俊：魏继奋、蓝天野、史可鉴。如果没有战死疆场，他们后来可能是数学家、画家和历史学家，也可能平淡无奇，守着子孙，过完普通一生。

还有一个传奇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一个顽强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杰出的战区指挥官和闪电战的高手。他像现实版的唐·吉河德，周旋于战争和外交之间，屡创奇迹却又屡败，说明个人魅力的背后无法抵挡强大的国家利益。

当史迪威将军以为能够全盘掌握中国武装，反击日本侵略之时，他被戏剧性地驱赶回美国。之后，当他重新成了冲绳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如愿以偿地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目睹侵略者签字投降的狼狈过程，他完全可以仰天长啸。

如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经历仍有诟言，他的恪尽职守和勇猛出击证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消耗。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来过一样，天下风和日丽。

没有侵略，没有战争，没有杀戮，不平凡的人会有平凡的人生，平凡的人也会有不平凡的人生，这就是现实。少哉的兄弟们战死了，一杆旗杆成了生命终结的墓志铭。少哉成了幸存者，成了见证方，成了诉说人。

于是，吕运斌为眼中常常饱含泪水找到合理的解释：过去的岁月里有太多的震撼、太多的记忆、太多的不舍，他必须守护死去的英烈和活着的历史。

谁说不是，上个世纪的中国，哪怕伤痕累累，却令人震撼不已。

吕运斌没有从军的经历，年轻时因为家庭政治背景不佳，失去当兵的机会，称不上好男儿。但他总在自己的记忆中不自觉地寻找着战争的痕迹

和场面。因为他知道，战争的记忆属于整个人类和民族，战争的伤痛同样属于整个人类和民族。相比较，个人在其间的体验和磨难显得微乎其微。

战后，政治家们可以告诫人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小说家们只能告诫自己，渴望和平就必须记住战争。我们没有忘却过去的权利。这好比一首流行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其实，谈何容易。今天的人们，兴趣广泛，机会众多，大家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五花八门中去，哪怕去看足球赛，去听演唱会，去酒吧狂欢，去商场购物，也远比读一本书籍畅快得多，时兴得多，抓住当下才是生活的价值。

既然把写作的人当成灵魂工程师的日子早已逝去，只当自娱自乐好了。当然，想娱乐自己也娱乐别人，困难；想寓教于乐，更难。

吕运斌的足迹从未踏过云南，却又是如此地怀念着云南，只因为曾经面临的战争和即将到来的庆典。因为，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了，其中有全面抗战，有远征军，有开罗会议，有波茨坦协定，有“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签字仪式，还有腾冲国殇园。

所有去过小城腾冲的人，不能不去国殇园，进去的人们啊，谁不潸然泪下？谁的眼睛看不到那面墙？墙上，直立着一千个钢盔。每个钢盔都来自民间收集，都由一根长短相同的钢筋硬硬地撑起。一千根钢筋撑起一千个活生生的战士，他们正集结完毕，正赶赴无名山下的那场死战。

明知赴死而不得不战，这就是保家卫国，这就是子弟兵。

于是，那一截钢筋就是勇士的脖颈，是英烈的脊梁，是中国的灵魂。一顶顶钢盔笼罩着一个个无名的战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中国士兵。有了他们，才有了用生命换来的中国新格局，国际新地位，世界新秩序。

这是吕运斌在兹念兹的感动，引以为傲的结局。

我和他不一样，除了肃然起敬，还有无尽遐想：想在最美的地方，邂逅这么一个战士，经历这么一段恋情，体味这么一截岁月；我想重返残酷的青春，为正义和理想，为自由和祖国，洒一回热血，做一回勇士，义无反顾。

然而，战争结束了，结束在七十年前。

岁月倏然逝去，仇恨渐行渐远，伤口不曾痊愈，疼痛沁入血脉，化成基因。许多参战的人或壮烈牺牲，或默默死去。他们没有留下名字，没有

墓葬，没有墓碑，但他们不朽。

他们就像吕运斌笔下的年轻的少哉、史可鉴、蓝天野、梅娘和管啸虎，就像蓝姆伽营地魔鬼训练出来的 X 军。独立营的战士死了，他们不朽。不朽变成旗帜，旗帜变成时间，时间变成历史，历史变成文化，文化延续命脉。命脉里不能缺失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还怎么活下去啊，纵使活着，不觉得无趣吗？

是的，现在的人都希望快乐，有事没事偷着乐，哪怕娱乐致死。

当年为和平而奉献的生命如今仍在四处绵延，不断更新，无法斩断。这是何等快乐的事物，何等壮美的场面。人类生生不息的过程，绝对的鼓舞人心。

回想二战过程，盘根错节；而中国赢得二战，不仅意味着获得胜利，还意味着有了未来。

吕运斌说，中华民族有今天，真好。

我也觉得，真好。

张建平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无名山	1
第二章 八梦寨	14
第三章 “醋乔”史迪威	30
第四章 丛林噬血者	43
第五章 陷阱	58
第六章 丛林杀手	72
第七章 难民营	86
第八章 山城迷雾	101
第九章 麻辣火锅	115
第十章 屯兵蓝姆伽	129
第十一章 越野惊魂	143
第十二章 X部队	157
第十三章 梅娘	172
第十四章 雷多公路	186
第十五章 利剑出鞘	200
第十六章 牛刀初试	213
第十七章 盛宴	226
第十八章 安纳吉姆计划	240



第十九章 穿越野人山·····	254
第二十章 突破死亡谷·····	268
第二十一章 《开罗宣言》·····	282
第二十二章 决战密支那·····	295
第二十三章 血画·····	307
第二十四章 别了，史迪威·····	321
第二十五章 无名的丰碑·····	335

## 第一章 无名山

少哉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他躺在被炮弹炸碎的岩石和泥土里，看到头顶上的闪电撕裂长空，感觉大地在不停地颤抖，暴雨像瀑布一样冲洗着硝烟和浮尘，耳朵里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他的衣服已被撕成碎片，开裂的皮肉里淤塞着泥土、石渣和残存的弹片。伤口里已经没有血了，只剩下淡淡的液体随着雨水流下大腿、流下手背、流进松软的土地。

无名山在从天而降的暴雨中赤身而立，山前的石壁上，每一个弹孔里都在冒着血水。血水连同碎石和泥浆往下流淌，山下的九谷河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血河。

一道闪电，少哉仿佛看到自己的身影在雨水中挣扎着站起来，扑向那冒着血水的石壁，扑向一个个夺去弟兄们生命的弹孔，在心底里呼喊着李抗战、杨胜利、何进修、张三风、马驹奇和参谋长孟子越的名字……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一张张回眸的笑脸，一幕幕生死瞬间的拼杀在暴雨中向他无声地扑过来，又在迷茫的雨雾之中消失。

一场血战刚刚结束。

少哉和一三五团的六百多位弟兄坚守无名山前的佛门阵地，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让长途奔袭的日本鬼子夺取补给的企图破灭。

“弟兄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少哉抚摸着那密如繁星的弹孔，他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雨终于停了下来，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劫后重生的无名山如同一位安详的老者，静静地打坐在雾气悬浮的蒲团上。四周群山环抱，青紫黛绿的丛林沉寂在一片轻轻的云雾之中。

那山，那水，那浮腾而起的雾气，如同仙境一般。

无名山位于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的地方。传说佛祖东来传经，到达此地时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地方，山川河流竟然再现了印度教的史诗中所描述的景象：

世界的中心是一座位于大海中心的高山，叫作须弥，众神在这里居住。周围环绕着四座小岳，名曰丰也、那坝、无叶、常坤。日月在山腰运行，主神毗湿奴在宇宙之海上沉睡、漂浮，一觉便是人间的一劫。毗湿奴反复地沉睡、苏醒，宇宙不断地循环、再生。

印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花费浩大的工程，将心目中的神雕凿成一座座宏伟的佛塔，再现他们信仰中的最高境界。

然而在这里，神与大地山川交会出一种无形的默契，这种默契重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象。举目四下，山石草木，无处不佛。

当年，佛祖行至此地时，眼前百丈悬崖，无路可通，便举起右手，指尖触鼻，轻轻念了声“佛开门”，那悬崖便咯嗒一声，分裂而开，成了一座让佛祖坦荡而入的佛门。

进入佛门，便是无名山了。

远远看上去，它像一尊打坐在天地之间的大佛，浑圆的大肚皮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肚脐眼，那便是千佛洞。

世上所谓千佛洞，一定是石刻琳琅，群佛屹立，千百石匠几代努力雕琢而成。无名山的千佛洞之大，如同天穹，洞中却无一尊人工雕刻的佛像。恰恰是那些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如佛似仙，构成了神的世界。

佛祖在洞中住了一夜，留下一本佛经，并且告诉后来者，此处是东渡的起点，西游的境界。

少哉正沉浸在这无边无际的虚幻之中，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喊叫声：“喂，快走啊……”

他一惊，睁开眼睛，发现山顶上有个人影在朝他招手。

“杨胜利？”少哉一惊，挣扎着纵身而起，带着一缕青烟，踏上一片白云，连声呼喊，“等等我……”

他看到杨胜利和一三五团的弟兄们三五成群地簇拥在一朵朵飘移的云彩上，那模样好似八仙过海的木版年画。

少哉扬臂挡住他们的去路：“你们去哪里？”

“上西天呀——”云雾飘过，露出杨胜利支离破碎的身体，指着天上的一片浮云，“从这里我们可以一步登天，跟神仙一起过日子。”

少哉惊讶，“真上西天？”

“当然啦，神仙已经答应我们了。”一看到少哉，杨胜利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地骂人，“咦——你这家伙跑来干什么？”

少哉认真地说：“跟你们一起去。”

“去去去……”杨胜利啐了少哉一脸口水，“你又没死，上什么西天？”

“我怎么没死啊？”少哉争辩，“跟你们一样，我也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吹什么牛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杨胜利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你在最后一刻把拉响的手榴弹扔出去了，炸死的是小日本，炸塌的是石壁，不是你自己。”

“那是因为他们向参谋长开枪——”少哉委屈地说，“我不能容忍他们把参谋长打成碎片，我得先炸死他们再跟他们拼命……”

杨胜利连连挥手：“行了，行了，反正你没死，回去吧，这里没你的事。”

少哉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不离开你们！”

杨胜利的两条胳膊早被炸烂了，他冷不防地从腋下伸出第三只手来，“叭”一声敲响一只精致的打火机，一束蓝色的火苗像箭一样在少哉的鼻尖儿前蹿起来：“快走，再不走，小心我把你点着了！”

杨胜利从小就没个正经名字，人们都叫他杨狗子，是个翻墙越室、以偷窃为生的流浪儿。南京沦陷后，中国抗战的中心迁到武汉，他们相遇在火热的汉口街头，俩人一起报名当兵。听说他名叫杨狗子，少哉觉得恶心，当即为他改名为杨胜利，希望他从此改邪归正，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杨胜利看到别人的东西手就痒，不摸过来决不罢休。他们跟随中国远征军到达缅甸，在腊戍机场上迎接中、美、英三国的高级将领。一位大腹便便的英国元帅从飞机上走下来时，“叭”地一声按着打火机，点着了一根粗大的雪茄。杨胜利眼睛一亮，那手就按捺不住了。

乐队奏响军乐，士兵们列队欢迎。在少哉眼里，那是多么庄严的时

刻、多么神圣的仪式，突然间“咣当”一声一只水壶掉到地上，众人正在惊讶地回头时，人家那个须臾不离的东西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酷爱这个精致的洋玩意儿，没事就拿出来在弟兄们眼前亮一亮，按出一束蓝色的火焰来显摆他的能耐。

杨胜利虽然本性不改，却是个重情重义的家伙。他和少哉一见如故，两人结为生死兄弟。自当兵以来，他们从武汉一路转战到长沙、云南、缅甸，每逢危急关头杨胜利总出手相救，屡屡让少哉死而复生。

在血战无名山的最后时刻，按照上级的命令，必须炸掉山洞里的军火和抗战物资。那是通过滇缅公路从海外运进来的，不能留一枪一弹给日本人。杨胜利亮出他手上的打火机主动请命：“让我去吧，保证把它们轰上天。”

他独自一人钻进了山洞，里面储存的东西让他目瞪口呆。除了武器弹药以外，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他娘的，这么多好东西也不拿出来给老子们尝尝……”他舍不得下手炸了，挑了满满一口袋准备带回去跟弟兄们分享。

可是日本兵已经冲进来了，“砰、砰、砰”地朝他开枪。他扔了口袋跑回到事先安放好炸药的地方，受伤的手臂已经不听使唤。急切之中他一低头用牙齿咬住导火索，用下巴按着了打火机，一串蓝色的火焰从牙缝间飞过，“轰隆”一声巨响，洞里白光一闪，他随着一股硝烟飞上了天。

少哉看着杨胜利那只有影无形的手，难过至极地叮嘱：“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咳，我还有什么身体可注意的呀？你看看一三五团的弟兄们，哪一个落着个好身子？走吧，走吧，别像个娘儿们似的在这里啰哩啰唆的！”杨胜利大咧咧地骂着，看少哉那恋恋不舍的意思，把打火机往少哉手里扔：“留给你玩儿吧，想我的时候按两下。”

少哉连连摇手：“我用不着……”

“不够意思了吧？”杨胜利伸头咬住少哉的衣袖，硬把打火机塞到少哉手里，“拿着，别忘了我！”

少哉手上接住了那个亮晶晶的小玩意儿，嘴里还不停地叮嘱：“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我给你说过的话，别再干那种事情了……”

“哎呀呀你天天放屁，我也听不见了——”杨胜利哈哈大笑，“走吧，走吧……快点回去，好好过日子。”

“弟兄们都死了，我怎么能回去呢？”少哉不忍离去，转眼看到了站在云彩边上的何进修，连忙跑过去求情：“老何，你帮我说说，我们是生死不离的弟兄，怎么能不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呢？”

何进修是一位长者，修长的身体和文绉绉的言谈有着导师般的风采和魅力。“事情是这样子的……”每当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之时，一股涓涓细流便渗入人心。

老何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因为染上烟瘾，抽光家产，失去妻女，流落街头。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市民们涌上街头捐款捐物支持前线，一无所有的何进修被人嘲讽、奚落。无奈之中他一使劲，用手指头抠出嘴里的金牙，扔进了募捐箱。

看到少哉等一伙年轻人报名当兵，他也来劲了，挤上前去凑热闹。孟子越见他脸上一把美髯，知道他已经过了扛枪打仗的年龄，劝他三思而行，他却言之凿凿地说：“重耳六十二岁返晋，一心齐家治国；黄忠七十八岁横刀跃马，照样上阵杀敌。鄙人过而立且且不惑，正值栋梁之时，且上可替长官出谋划策，下可为士兵们修心养性，何言不让我从军？”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于是队伍中又多了一位善解人意、化解矛盾、调解冲突和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老何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的肋骨被山上炸飞的石块击中，胸腔大量出血，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彻夜难眠。半夜里，敌人偷偷地摸到了阵地前沿。弥留之际的何进修骤然清醒，用已经僵硬的指头扣动了扳机，枪声惊醒了弟兄们，大家立即拿起武器，把摸上阵地的敌人从山头上压了下去。

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何进修的头骨，一个智慧的灵魂在那一瞬间弹出躯体，升上了天空。

此刻，少哉还能看到老何头上的那个弹孔，如同隧道一样通向遥远的天际。老夫子还是如同往常那样，操着一丝不苟的汉腔款款而言：“少哉呀，人皆有命，你命中注定不该死，是老天爷对你特别的恩惠。回去吧……只要你记得在每年的这个日子里，给我们烧炷香就行了。”

少哉点头承诺：“一定、一定……”

又一朵云彩飘过来。

张三风抬着担架，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问少哉：“黄救国，我儿子呢？”

少哉连忙回答：“张复仇很好，他就在下面。”

张三风吼：“你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

少哉连声说：“放心吧，他好好的，一直跟我在一起。”

张三风是一位热血愤张的男人，眼光里透着杀气，一挺机枪在他手里就能挡住敌人的千军万马。张三风又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他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为爱走上了杀敌报仇的道路。他的女人玉叶带着儿子千里寻夫，历尽苦难刚要相见之际，遭遇敌机轰炸葬身火海，临死之前将儿子张复仇交到他的手中。

从此张三风带着儿子不离身。战斗中是阵地上的一堵墙，有了他敌人休想前进一步。狡猾的鬼子盯住了这个勇猛的身影，集中炮火追着他轰击。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跟前，“轰”地一声炸裂了他的胸膛，肠子、肚子全都淌了出来。临终之际，把儿子托付给了少哉。

“我家里已经没人了。”张三风交代，“你得替我把他养大。”

少哉再次承诺：“放心吧兄弟，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把儿子养大，成为一个像张三风一样的男人。”

说话间，一个影子闪躲到张三风的身后。

“李抗战——”少哉走过去，把影子拉了出来，“对不起，我们一直误会了你……”

李抗战本名叫李本善，当兵前是汉口国中的学生。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邻居们拿石头砸他们家的门窗，用竹竿戳他们家的屋顶。他的母亲被逼得跳江自杀，他钻到床铺底下不敢出门。悲愤交加的父亲把他拖出来送到街头募兵站报名当兵，当众宣布给他改名叫李抗战，誓言不驱除倭寇，决不回家。

在李抗战父亲大义激情的感召下，在场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当兵。本来与人另有约定的少哉深受感染，当即给自己改名为黄救国，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入伍后的李抗战寡言少语，心里隐藏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

当兵三年多了，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宿营，他很少说一两句完整的话，只要有空，就一个人躲到僻静的地方，趴在膝盖上写信。年年月月、早早晚晚，没人知道他写的什么，也不知道他写给谁。哪怕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弟兄们都在和敌人拼命，唯独他还低着头在自己的肚子上写字，气得杨胜利差点儿一枪把他崩了。

张三风的胸膛被炸裂后，李抗战不忍心让张复仇看到父亲惨状，一直

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直到少哉和弟兄们紧紧地裹住了他的尸体，并且在他身上盖了一件衣服，才放开张复仇。

小复仇跑到张三风身边一声声地叫喊：“爹，爹，你怎么睡着啦……”

李抗战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一跃而起跳出战壕，撕开胸前的衣服，用日本话高呼：“不要打了，我妈妈是日本人……”

阵地上一片寂静，持枪的敌人瞪大了眼睛。

杨胜利问：“他在喊什么？”

少哉说：“他母亲是日本人。”

“他妈是日本人？”杨胜利端起枪，瞄准他的后背，“难怪他老是端着枪不扣扳机，老子把他送回去——”

“别动——”少哉压下杨胜利的枪口，“你听，他还在喊……”

“我的外公叫石垣富田，家住神户的六甲山……”李抗战继续呼喊，“求求你，回家去吧，不要打仗，不要杀人了……”

“支那猪——”一个日本兵咒骂着举起枪，“砰”地一声，枪响了。

“妈妈——”李抗战大喊了一声，扑倒在阵地前沿。

此刻，少哉看到李抗战满身的“妈妈”两个字，一阵心酸，上前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李抗战，见到你妈妈了没有？”

李抗战手心冰凉：“没有。”

少哉问：“她在哪里？”

李抗战痛苦地摇头：“我不知道。”

少哉安慰：“好兄弟，你一定会见到的。”

“黄救国，求你一件事。”李抗战说，“回去以后，如果能见到我的父亲，请你告诉他，我是他的儿子。”

“会的，我一定会告诉老人家的。”少哉说，“我会告诉所有的人，你是中国人的儿子。”

少哉沉浸在与弟兄们难舍难分的离别之痛中，又一个声音传来了：“黄救国，你这家伙怎么到如今还不识相啊？”

连长马驹奇踏着一片乌云跑出来，他像往常一样毫不客气地斥责少哉：“我们都死了，你还没完没了地缠着我们干什么？”

马驹奇是个老兵油子，他专横跋扈，欺软怕硬，经常为一些琐事和弟兄们发生冲突。他从小出天花，落下满脸麻子却不准人碰那个“麻”字，



动辄举起皮鞭抽人。弟兄们忍无可忍，躺在帐篷里凑了一首以麻字为题的宝塔诗讽刺他。被他发现后痛下杀手，把大家整得死去活来。

尽管如此，马驹奇在日本鬼子面前却毫不掉份，生死与共的战斗也抹平弟兄间的恩怨。当敌人的坦克冲到阵地前沿，几个爆破手冲下去都被打死了，眼看防线就要被突破时，马驹奇脖子一横跳出来，抱起炸药包，吼了声：“给老子喊条路！”

“喊路”是中国人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行的一种习俗，弟兄们喊道：“连长，一路走好啊——”

“不对、不对——”马驹奇提醒，“宝塔诗呢，你们都忘了？”

大家会意，齐声高喊：“筛、天牌、铜炉盖……”

一直喊到“天地英雄站起来……”

那一刻，马驹奇心满意足。此生他最后的回头一笑，满脸的麻子像盛开的丁香。

在弟兄们的掩护下，马驹奇吼叫着跳出战壕，将炸药和自己的身体一起塞进了日本坦克的履带，轰地一声，天崩地裂。

直到此时，马驹奇浑身上下还缠绕着那散不尽的硝烟。

少哉像往常一样挺身立正、举手敬礼：“连长，您的牺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跟您一起走吧，不论您到哪里，我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做您最得力的干将。”

马驹奇推开少哉：“不用了，这里没你的事。”

少哉仍然请求：“连长……别丢下我……”

“是黄救国吗？”一个微弱的声音从张三风的身后传来。

少哉一听马上扑了过去，看到了担架上的孟子越：“参谋长，是我……”

参谋长孟子越是亚圣孟轲的后代，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正直坦荡、大义凛然，是一三五团官兵们心目中的表率。孟子越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秦歌情感笃定，却在洞房花烛之夜因一语的误会而分手。无名山大战前夕他俩好不容易久别重逢，孟子越却执意将秦歌赶走。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少哉的心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战斗到最后的时刻，阵地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已经身负重伤的孟子越命令少哉给每个弟兄留一颗手榴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他自己不愿躺在担架上死去，让弟兄们把他的身体绑在担架上靠着石壁竖立起来，像尊